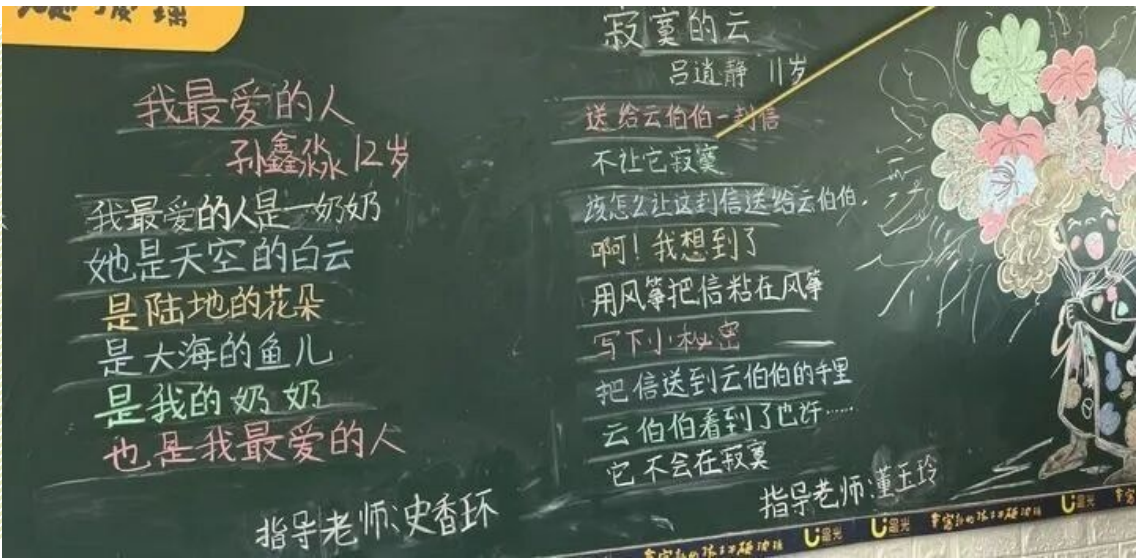


乡村小学诗歌课：“哎”字也是一首诗

一所农村小学开设了诗歌课：没有专业老师，没有教材，没有考试大纲。上课只做一件事，让孩子们写诗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怎么写都行。

“敬业的青蛙”可以，“生气的河流”也可以。麦田里、柳树下、暮色中，孩子们把皱巴巴的情绪写成软乎乎的句子。

从只愿意写“春天真美好”，到敢于写“我不喜欢春天，春天带走了奶奶”。诗为孩子们凿开一道缝，憋了许久的气透了出来，光也跟着进来了。



“当诗歌的另一头是另一颗心 那诗歌就是桥”

“蒲公英一吹就散了，就像我的家庭一样散开了”；

“父母像红绿灯一样，下雨了我回到家，他们还在那儿立着”；

“人的眼睛什么都能看见，但在伤心面前，却又什么都看不见”；

……

在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樱花园镇谷疃小学诗歌课开设的第三年，孩子们终于开始写自己了。他们写分别，写父母，写死亡，也写委屈。

诗歌课老师白玲觉得孩子们像是把心事直接从喉咙里掏出来一样，落在纸上还是烫的。她看见有的字词被划掉又重写，来来回回好几遍，有的地方纸面微微发皱，洇开水痕。“明明还是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写出来这么多的疼呢。”她说。这是谷疃小学学生的诗歌作品。

一个寻常下午，白玲读到一名男生写的“海边有贝壳，有脚印，还有垃圾——我就是那个垃圾”，她像被钉在了椅子上一样动弹不得。

这名男生的父母在沿海城市打工，每年暑假都会把孩子接过去小住一阵，但往年男生的诗歌里只写大海的蓝和沙滩的软，“大海有蓝色的怀抱，沙滩是一个枕头”。

她将这名男生叫到办公室，没等开口，学生就先放声哭了起来，“老师，我就等你看完以后来找我呢”。

学生抽泣着倾诉：“每年去爸妈那儿，他们早上六点出门，晚上十点回来。我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海滩上没人要的东西。

贝壳有人捡，脚印有人踩，垃圾没人管。”

诗歌不过短短几行，却接住了孩子从来没有说出口的东西。白玲没有说那些大人常说的，“父母是爱你的”“你要懂事”。她了解这个孩子，他听过太多道理了，他要的其实很少，陪着他就足够了。

二人拥抱后拉钩，以后把不开心写到诗里，不想写就直接来办公室里聊天，如果有旁人在场，就对暗号确认需求，再转移地点“接头”。

这件事让白玲意识到，有的父母或许从未真正听到过孩子心里的声音。她有了一个新想法——在学生同意的情况下，打电话把诗歌念给他们的父母听。

“当诗歌的另一头是另一颗心，那诗歌就是桥。”她说。

有几个学生找到白玲，提供了他们的作品以及父母的手机号，有的强调“只念这篇，别的千万别念”，有的强调“语气不用煽情，念了就行”。

“你在外地顺利吗，工作会累吗，累的时候会想我吗？”白玲念诗时，电话那头的父亲是沉默的。虽然不善言辞的大人常常只是回应“谢谢老师”，但他们会在挂电话后，专门发来信息，“拜托老师把这首诗拍张照发过来，我想珍藏”。

“我？教孩子们写诗？”

谷疃小学与散落在鲁西平原上的其他农村小学并无二致。25亩地，没有塑胶跑道，一个水泥旗台，几棵柳树。全校270个孩子，大半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

2023年春天，语文老师杨占国找到教英语的白玲，邀她共上一门课教孩子写现代诗，白玲的第一反应是抗拒。

杨占国的一番话打消了她的顾虑：批阅作文多年，越来越嗅到一股“套路味儿”，有的孩子将课外读物上的范文视作模板，无论与个人生活有无关联都套用；有的备好一两则“高分故事”，逢考必写……杨占国既无法抛开评分的现实标尺，放任学生天马行空创作，又不愿看着孩子们在“为写而写”的循环里磨掉对文字本应有的鲜活感知。

校长听后直言：“这是个好事情，你们尽管去做，需要我支持的地方提出来。”几天后，校内三年級以上的课表里就多了一门诗歌课，每班半个月一节，以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“是光诗歌”的课件为教学辅助。

第一节，白玲有些心虚地站在讲台上，介绍现代诗的写作格式为“大白话，一句话一行，三五句成段，一段段成诗，有没有标点都行”。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新本子，鼓励大家先围绕茄子写一首试试。

40分钟过去，绝大多数人一个字都没写出来，一两个学生提交了零散的几句话，“茄子，紫紫的，长长的”。

白玲感到挫败。第二节，她花大力气介绍，诗歌作品不打分评比，课堂不考试，可以写了不交，当然也可以不写。“想写啥就写啥，想咋写就咋写，怕丢人可以先起个笔名，不用非得深刻，不需要考虑意义。”但第二节的效果依旧惨淡。



莘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，是全国有名的蔬菜大县，一年四季，收获不歇。产业越兴旺，人就越忙碌，有人从春种到冬藏，都扎在大棚里；有人外出务工，只在过年时返乡。

“孩子就成了乡村老家中‘留守的候鸟’。他们的心是紧闭着的，他们不信自己的感受值得被听见，不愿对老师敞开心扉。”白玲说。

白玲知道让学生敢于倾诉并不容易。孩子比老师更清楚，当放学铃响、校门关上，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光景。他们习惯了回家后必然的孤独，早早学会把心事像硬币一样存进铁盒。

“不着急”，白玲这样告诉自己，也告诉“写不出诗”的学生们。

“我知道那叫爱”

谷疃小学的诗歌课没有围墙，麦田里、河堤旁、柳树下，不同时节有不同主题。

今年春天，学校把写满诗歌的纸贴在树梢上，发风筝让学生把诗写上去放飞。孩子们趴在地上写，有人写“想去看看妈妈打工的地方”，有人写“风筝是自由的，而我不是”。深深浅浅的情绪都变成了软乎乎的句子。在不设限的表达里，他们慢慢学会与情绪共处。

三年过去了，诗歌课成了最受欢迎的课，又有两名老师加入。一二年级孩子曾挤进来，但会写的字太少，心里话跑到笔尖就卡住，写着写着满纸都是圈，不久便自己撤了。

没有人说要当诗人，但大家的日子开始有诗了。白玲欣喜地看到，文字多了许多地图上找不到的地点——小狗的鼻子、花生的衣服、蚊子的屁股、妈妈的皱纹……她频繁被孩子的表达击中：“我有小情绪了，我要开始下雨了”“我祝风不要停”“我想把开心卖给奶奶，这样奶奶就不再伤心了”……

还有一个六年级的女孩在诗歌里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理解的“爱”：“我不知道什么叫爱，直到有一天，下雨了，狗妈妈把小狗叼回了窝里，我知道那叫爱。”

学校在周一升旗仪式中加设诗歌朗读环节，开设诗歌展示墙，学生可随时贴、随时撤。悄然间，诗歌课在全县39所学校开展起来，覆盖学生超万人，还汇编了多本学生诗集。

白玲也写诗了：“我是一根鞋带，左右交叉，轻轻一拽，把老师和学生，把说不出和听得见串起来，我干得漂亮。”

据《新华每日电讯》

